

梁思成林徽因的云冈情

许 玮

1

一张貌似无奇的黑白照片，引动了
我探究的热情。

照片中，一个女子倚石壁而坐，像是累了小憩，也像是特意留影。阳光打在石壁上，尽管呈现了强烈的明暗对比，却恰到好处地照出了她年轻的面庞，而她倚坐的石壁和身后不远处的石壁上，皆是佛教造像窟龕，细看，竟雕着“二佛并坐”。

熟悉这张照片的文史学者会一眼认出，这是在大同城西的云冈石窟所拍，而倚坐石壁的女子，是“一代才女”林徽因。我能从照片中辨识出云冈石窟，也能认出林徽因，但因为年代久远，影像模糊，加之曾经云冈的多数洞窟残破不堪，一时难以确认林徽因当年是在哪个洞窟倚坐留影，请教云冈研究专家赵昆雨先生，方知照片是林徽因在云冈石窟的第23窟西壁靠门位置所拍。

黑白光影，无声地定格了一段遥远的记忆。

因为知晓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及其他几位中国营造学社同人，曾在民国年间来大同做过古迹调查，便确信这张照片系那时所拍。记忆远去，光影永恒，顺着林徽因在云冈石窟留下的这张黑白照片，有关他们塞北古建调查的往事，一幕幕重现。

2

梁思成、林徽因等于1933年9月5日“八时至大同车站”，彼时，不是林徽因笔下的“人间四月天”，而是“秋九月”，塞北初秋，景色迷人。他们本来计划要先去城西的云冈石窟，“调查北魏石刻中所表现之建筑式样”，但“诿天雨道泞，云冈之行只能暂缓，乃变更工作顺序”，对云冈石窟的考察便推后了。

完成了对大同城内华严寺的勘察测绘后，天空逐渐放晴，道路泥泞的状况有所改善，梁思成、林徽因等便立即奔赴大同城西武周山下的云冈石窟。

梁思成一行心心念念来云冈考察，除了石窟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外，还因为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成归国后，曾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他认为“艺术之始，雕塑为先”，但那时，“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于是，他们难抑内心的激动，为调

查测绘作了详尽的准备。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行抵达云冈，是在9月6日下午。塞北九月，云冈石窟所在的武周山下，高粱红成一片，玉米织成的“青纱帐”，也到了收获时节，叶子在风中唰唰啦啦摆动，欢唱般迎接几位从北平远道而来的学者。9月6日是农历七月十七，当明月升起在武周山时，会照彻山中的森然，让人如沐佛光、如归梦境。

然而，那个时候的云冈石窟，几乎没什么科学有效的保护。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不断有文物商覬觎和盗凿，佛首被破坏和流失严重，致使千百年前的北魏佛教雕刻艺术，面临着自然和人为的双重摧残，不少洞窟和崖壁皆“悬石累累”，如一位风烛残年、满布沧桑的老人，亟待保护。

我不止一次想，当年从大同城到云冈石窟，山一重、水一重，该是何等的舟车劳顿，简直称得上“跋涉”，而且，住宿和用餐条件，也不是考察队所预想的，尽管出发前他们准备了轻便的吊床、行军床和一些罐头食品，但还是感到了条件的艰苦。“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中午热得穿单衣，夜里盖棉被还冷得缩成一团……吃饭也就在这个农家搭伙，每天的主食都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然吃到一点咸菜就算佐餐佳品。”

不过，对向往石窟寺的人来说，这样的考察，是一次精神上的朝圣，何况梁思成和林徽因，对这些艰苦“早就习以为常，不足为奇”，而对云冈周边朴实的乡民来说，从北平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衣着，实在陌生和新鲜。“他们的工作惊动了远近的村人，人们传说着从京城里来了几个先生，每天不是画窟就是画菩萨，还扯着尺子到处量。其中有个女先生，长得好看不说，说话、待人还和气得很。”可见，当年在云冈，梁思成、林徽因引起了村民极大的好奇，甚至围观。

抵达云冈后，他们略作休息，便开始了对石窟的查勘。

与高大伟岸的造像比起来，云冈石窟的建筑结构与装饰艺术更吸引梁思成的关注，使他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并敏锐地感觉到，云冈石窟是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实证，为此，由林徽因执笔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写道，“在云冈石窟中可

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最为感慨的是，“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

这是云冈艺术给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诸君内心深处留下的启迪和震撼。

3

在云冈考察期间，梁思成、林徽因一定拍了不少照片，但因年代久远，手头资料有限，目前我能见到的只有七八幅，多是他们几人在洞窟内外测绘时的留影，也不乏途中或工作间隙和云冈村民攀谈的画面。

在洞窟测绘，很多时候需要手脚并用，爬上爬下，甚至“飞檐走壁”，故而照片中的林徽因，脸上写着憔悴和倦意，连衣着也不像在在北平的书斋里那么整洁，不再是大家惯见的那位“黑裙白衣，以书卷味与才女气质行走在民国”（作家葛水平语）的学者，而梁思成也多“灰头土脸”，俨然“田野考察家”。累了，他们就在壁龛上小憩一会儿，喝口水，聊聊天，然后接着干，而林徽因在第23窟窟门西壁的留影，就是这么随性拍下来的吧。按照他们的分工，梁思成负责摄影，那么，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幅照片，系梁思成所拍，在林徽因云冈之行的所有照片中，唯这张显得最为娟雅，除定格那个年代知识精英的气质外，也定格了她天生灵秀姣好的面容。

一举手、一投足，成了留在云冈的一段活话。

在云冈石窟，梁思成、林徽因等做了四天考察。四天时间，他们对各个主要洞窟进行了详尽测绘，时间虽短，却有条不紊，结下了和这座石窟寺永恒的情缘。我想起梁思成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中心回忆当年他考察河北赵州桥时的感叹，“看见它那危在旦夕的龙钟残疾老态，又不禁为之黯然

怅惘。临走真是不放心，生怕一别即成永诀。”也许，别离云冈之际，他的内心也会生出这样的喟叹。动荡年代，云冈这座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能否躲过兵燹和盗毁，是他们最担心的，或许真的“一别即成永诀”。不过，云冈伟大的雕刻艺术，让所有朝觐之人发出由衷的赞叹，连战时在云冈做过数载考察的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都感慨，“云冈，这里有打败人类的东西。”

然而，离开北平日久，梁思成和林徽因免不了惦记家中老小，尤其是梁思成，既惦记儿女，又担心林徽因的身体受不了长时间劳累（林徽因患有结核病）。于是，9月9日晚，“送徽音归北平”。1933年11月，也就是从大同回到北平两个月后，林徽因致信沈从文，“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个短篇，那天再赶个落花流水时当送上。”（《风轻云淡，岁月安好》，林徽因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8月）

“关于云冈现状”的这个短篇，定然呈现了他们一行在石窟调查的艰辛吧。

4

2023年9月，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大同考察90周年紀念。

九十载，时光倏然，塞北古都今非昔比。云冈石窟经过几番修缮，再现了北魏时的“真容巨壮”，与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考察时的残破已截然不同，而包括第23窟在内的“西部窟区”，也得到了悉心保护，若不留意，很难找到当年林徽因坐过的壁龛。

爱好文史的游客，循着当年的影像，来云冈石窟找林徽因曾小憩拍照的洞窟，并驻足观瞻。和热衷于那段历史的游客一样，我也在林徽因坐过的云冈第23窟前停下脚步，只是，如今的窟门，已装上了木质围栏，无法像林徽因当年那样在石佛边惬意小憩，只能感受塞北的清风在耳畔吹拂，感叹九十载恍如白驹过隙。

极目远眺，云冈旧日的情山野趣已不复往昔，但苍茫的武周山和当年几无差异，甚至呈现了别样的壮阔。远处，游客撞响的钟声悠悠入耳，似千年前的景象重回石窟。九十年过去了，云冈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依然有着太多的故事等待解读——这故事关乎北魏王朝、关乎佛教艺术，更关乎人类文明的传承。

明信片上的暖时光

蒯丽燕

收到从远方寄来的快递，除了几份样刊，竟还有几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素净淡雅的图案，诗意唯美的句子，瞬间就融化了有些僵硬枯涩的心。

小小的明信片，在生命里，如花盛开。二十余年前，在村里读小学。一次期中考试，取得了优异成绩的我，有幸从老师手中接过一张明信片，正面是天蓝的底色，上面是一支正在燃烧的红红的蜡烛。虽是一张纸，于一个生长在贫困之家的十岁的孩子，不啻一份贵重的礼物。我把这张凭借努力得来的明信片小心翼翼地插在家里的相框上，每天天进去，只要朝墙上看去，心底顿时就多了力量和底气。

多年之后，读到闻一多《红烛》里面的“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才明白了老师当年的期望、勉励和嘱托。多年后，我亦做起了红烛般的事业，当我与一群青春正好的少年们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弋之时，又总在不经意间想起老师送给我的那张明信片，还有明信片上燃烧的红烛。

小小的明信片啊，承载的回忆太多了，故事也太多了。

小学毕业，同学们互赠礼物，送得最多的，就是明信片。那时的明信片，邮局卖，文化用品店也卖。一包十张，有人物图案、花卉图案、建筑图案等，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还记得我们这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在明信片上写下的临别赠言：“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想灯亮，必须加油。”虽然缺少了文艺范儿，但励志效果还是显而易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伟大诗人的名言，也曾虏获了少年的心。我给同学的明信片上写的是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其实连我自己，当时都弄不明白这句话的内涵。为什么会写？大概因为喜欢。

中学时，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好老师。他们不仅关心我的学习，还关心我的生活。数学老师为我买圆规，英语老师送给我衣服，语文老师塞给我零花钱……他们点滴的关爱化作寒夜里点点星火，照亮了我更温暖了我。有一年元旦前夕，我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包明信片。好多个夜晚，就着教室里昏暗的灯光，一笔一画，写下对老师们的感谢和祝福。我知道，相比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我回赠给他们的，实在微不足道。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我用小小的明信片，回应那份质朴的善良。

后来，我长大了，到更远的地方读书，生活条件也渐渐好起来了。有了公用电话，有了移动设备，有了QQ，有了微博……明信片，慢慢地隐退在时光之后，岁月深处。

工作后，得闲出去走走。在海边小镇的街上，看到花花绿绿的明信片，霎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毫不犹豫地买了好几沓，想作为一份薄礼，送给体己的几个朋友。打江南走过，在知名书店里淘到了很多印有著名大学的明信片。学生考试进步了，分享活动做成功了，明信片又成了最好的精神奖励。

如今，明信片，这个承载着光阴故事与情感记忆的物件，似乎已被忘却。但，贴心的报社，有情怀的编辑老师，用一张张明信片，默默地传递着美好的祝福。而我，有幸在这份祝福里，重温那些与明信片有关的过往。

小小的明信片上，全是暖暖的时光。

贵州行吟(四首)

栗培林

荔波小七孔景区

毕竟荔波冬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响水河瀑声激激，
漫谷徽梅别样红。

西江千户苗寨

吊角高楼耸云端，
蝴蝶族人舞蹁跹。
群山环抱江千户，
飞歌阵降延万年。

下司古镇阳明书院

垂髫易名始发言，
韶年随口占诗篇。
三立德功言不朽，
四悟本传渐契绝。

黄果树瀑布

玉龙喧吼飞不休，
腾云雾驾任自由。
千岩万壑无所惧，
终归大海赴东流。

雪落古城

李文芳

一夜之间

到底有多少雪花悄悄集结
把大同变成了平城
树上无人采摘的林海棠
给雪白的城市点上了美人痣
鸟鸣像哔哔剥剥的火焰

我和众多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一样
沿着护城河徒步而行

雪地留下的每个脚印都热腾腾

把沿途树上的雪看作琼

把河面的雪看作练

把雪中跳跃的麻雀看作音符

把自己看作远道而来的雪花

爱上这个冬天

爱上在人间

每次相遇

冬至

左世海

几场雪 将寒冷推向高潮

途经村庄的小河

僵硬成一条瘦瘦的银蛇

白桦不再隐瞒年轻

残余的叶子

一如悬挂的几页旧历

终将被风撕落

不觉中又近年关

那些熟稔的乡愁

开始打点回家的意念

尽管村庄很远

但那里有烧热的土炕

温暖寒夜

尽管思念很长

总有静夜古寺的钟声

回荡成母亲长久的期盼

是的，又到冬至

该回家去看看了

那盘热乎乎的饺子

便是种说不出的

梦绕魂牵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雪中情

李陶撰

杨庄村里歌嘹亮

李生明

战斗了三个半月。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打算回国，但因一场突发战事改变原定行程，奉命赴涞源县摩天岭战斗前线，因抢救伤员时左手手指被手术刀割破而感染，不幸于11月12日在唐县黄石口村与世长辞，终年49岁。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撰写了影响深远的光辉篇章《纪念白求恩》。

我们团队中很多青年人亲眼看到杨庄村这间小房子里异常简陋的木桌、方凳、火盆、草床、薄被、竹皮暖瓶和医用纱布、医书、英文打字机时，睹物思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一行行热泪。

让《在太行山上》响彻杨庄村

参观完各处景点后，我受命主持召开座谈会申明主旨，就是通过实地参

求恩办公室兼卧室等处进行了参观。

下关乡和上寨镇这一带是当年晋察冀军区的核心地带，红色资源富集，平型关大捷、英雄王二小的故事等都发生在这一片红色区域，杨庄村只是其中的一个点。我于10月25至26日参加在保定举行的“中国·京保国际反法西斯研讨系列活动”期间，赴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参观。对比唐县纪念馆，我发现杨庄村的那间仅有五六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卧室，是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的珍贵遗存，目前保存完好。

白求恩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2018年，我作为工合国际代表团成员访问加拿大。我们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拜谒白求恩故居和白求恩广场铜像，参观白求恩工作过的皇家医院旧址。在参观中，我了解到，白求恩医术高明，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938年11月9日，白求恩从延安、五台山辗转来到抗日前线涞源县杨庄村，在一间只能容身的小房子里工作和